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刘小枫 ● 编

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

——诺瓦利斯选集卷一

Novalis: Revolution und Religion in der Hymnen an die Nacht

林 克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主编



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

——诺瓦利斯选集卷一

Novalis: Revolution und Religion in der Hymnen an die Nacht

刘小枫 | 编

林 克 | 等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刘小枫主编;林克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7

(经典与解释 / 刘小枫主编)

ISBN 978-7-5080-4169-8

I. 夜… II. ①刘… ②林… III. ①诗歌-作品集-德国-近代②基督教-文集 IV. I516.24 B9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0053 号

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

刘小枫 主编

林 克 等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10.25

字 数:257千字

定 价:29.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编者前言

诺瓦利斯 (Novalis 1772 - 1801, 本名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 [哈登伯格], “诺瓦利斯”系笔名) 在这个世上仅逗留了不足 29 个岁月, 留下的却是一流诗文……又一个耀眼地划过长空的流星式德意志天纵之才——今人编辑、校勘所得《全集》凡三卷 (Hans Mähl / R. Samuel 编, *Novalis: Werke, Tagebücher und Briefe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s*, München 1987, 三卷本, 2441 页, 含相关评论资料)。诺瓦利斯有“蓝花诗人” (Der Dichter der Blauen Blume) 之称, 名气在德语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一向很旺, 经久不衰……其实, 德意志浪漫派人物个个才思横溢, 为何诺瓦利斯显得格外耀眼?

这颗流星划过的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茫茫夜色, 对欧洲人来说, 如此夜色与我们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差不多……革命爆发那时, 诺瓦利斯才 17 岁, 异常敏感的诺瓦利斯小小年纪便因这划时代的巨变而生发出深切的政治思考, 在短短的几年里, 针对大革命写下了《信仰和爱》(1798)、《基督教或欧罗巴》(1799)、《奥夫特尔丁根》(1799)、《夜颂》(1800) 等传世名作, 而且文体多样, 有诗歌、散文、论文、小说, 还有看似标新实却复古的断片文体……施米特在《政治的浪漫派》(Berlin 1919) 的序文中两次提到诺瓦利斯 (参见中译本, 冯克利、刘锋译, 上海人民版 2005, 页 4、17)。

浪漫派文人的写作无不与大革命的夜色有关, 可以说好些是“反-革命”的文学, 倘若如此, 诺瓦利斯为何显得格外耀眼? 再说, 《基督教或欧罗巴》这样的题目看起来还有点儿像是带有政治关怀, 《信仰和爱》也有吗?

2 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

诺瓦利斯从小嗜读古书——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诸如“概论”“通史”“导论”或什么什么“研究”一类的书,所谓读古书就是直接读古代大师们的原著……凭着天才的敏锐,诺瓦利斯一下子就逮着了古代大师的哲思和才性之所及,进而效法古代高人在表达政治见解时惯用的写作方式——隐微写作(Esoterik)……《信仰和爱》拿婚姻之事暗喻邦国之事,不过拟古而已。诺瓦利斯的诗文显得格外耀眼,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年纪轻轻就懂得如何表达非常重要,而且知道应该效仿谁。诺瓦利斯的才思绝非从天而降,不过是得益于从一开始就与古代高人一起思考罢了。有人把诺瓦利斯称作“基督教隐微写作”(Christliche Esoterik)的传人,其实,称诺瓦利斯为柏拉图式隐微写作的传人更恰当,毕竟,基督教的隐微写作传统也来自柏拉图——早在教父时代,就有基督教作家模仿柏拉图。

浪漫派文学堪称对大革命做出的最为贴近的反应,在我看来,其反思所达到的深度,迄今少有人可望其项背——史称现代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尖锐表达。也许,正是因为有了思想史上的这顶“帽子”,我们才长期没去关注这位“反革命”、反启蒙理性的文人。不过,当我们也想要了解诺瓦利斯在大革命时代的深切政治关怀以便自己学会反思革命时,马上又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如何阅读——既然自觉传承隐微写作的古老传统,诺瓦利斯留下的这些短小隽永的诗文肯定让我们读起来觉得容易、理解起来实际上非常艰难(晚近的出色研究当推 Hans Wolfgang Kuhn, *Der Apokalyptiker und die Politik; Studien zur Staatsphilosophie des Novalis* [《启示录式的思想家与政治:诺瓦利斯的国家学说研究》], Freiburg 1961; Arctander O'Brien, *Novalis, Signs of Revolution*, Durham & London 1995)。

无论翻译还是阅读诺瓦利斯,我以为,不凭靠前人疏解,必定困难重重。十年前,我编的一本小篇幅的诺瓦利斯诗文选在香港出版,主要依据 Gerhard Wehr 编的《诺瓦利斯:作为基督见证者的诗人和思想家》(*Novalis; Der Dichter und Denker als Christuszeuge*, Novalis Verlag 1976),就

因为其中的“题解”颇为可取。Wehr 编本的缺陷不仅在于所选文本不多(甚至没有收入《信仰和爱》这样的重头文本),而且解读眼力尚局限于基督教隐微写作传统,没有看到浪漫派与柏拉图传统的深切联系——因此,我一直惦记着重新选编《诺瓦利斯诗文集》……翻译《全集》一时没可能(可靠的译者难觅),也没必要;毕竟,重要的是精读经典作家的要著,围绕要著的疏解文献同样需要寻觅才力来翻译。

计划中的《诺瓦利斯诗文集》包括了诺瓦利斯的全部重要作品(文本依 Alfred Kellertat 编, *Novalis Werke und Briefe* [诺瓦利斯作品和书信], München 1968),解读文献除 Gerhard Wehr 的生平简介和题解(置于每篇作品之前)外,还选译了伍尔灵斯(Herbert Uerlings)的解读长文。由于篇幅原因,这部《诺瓦利斯诗文集》只好分为两部,这里辑录的仅是短篇诗文,诺瓦利斯的两部小说及其解读则另外单行(《大革命与诗化小说》,北京华夏版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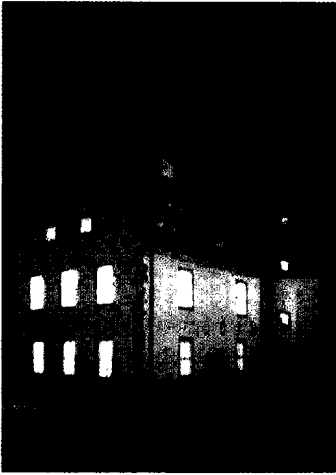
组译诺瓦利斯的作品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由当时在北大德语系念研究生的老同学赵勇承译,未料这位老同学仅翻译了若干“断片”和《诺瓦利斯传》便英年早逝……幸好后来有老同学林克承接译事,又得我们的老师朱雁冰先生以及贺骥博士帮忙,才得以竣工,谨致谢忱。

刘小枫

2007 年元月于沐猴而冠斋



诺瓦利斯像（1799年），油画，此画可能是弗兰茨·加莱斯所作，“如果你到德累斯顿来一趟的话，你能不能让加莱斯为你画像？”（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1798年12月2日致信诺瓦利斯）



诺瓦利斯出生的房间，位于城外的别墅。



瓦尔特堡歌队。左起依次为彼特洛夫、沃尔弗兰·冯·埃申巴赫、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克林格索尔、莱因马尔、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尔怀德、海因里希·冯·利斯巴赫。

目 录

编者前言/刘小枫	1
诗	1
诗 歌	2
夜 颂	29
虔敬之歌	46
断 片	74
花 粉	77
补 遗	103
信仰与爱:国王与王后	108
新 断 片(节选)	122
百科全书	161
断片补遗	189

6 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

文	197
基督世界或欧洲	198
日记摘录	219
解 读	227
魏尔 诺瓦利斯及其隐微诗文(林克译)	228
伍尔灵斯 诺瓦利斯的属灵诗歌(贺骥译)	248
伍尔灵斯 《信仰与爱》解析(贺骥译)	278
伍尔灵斯 革命的目的论(贺骥译)	293

诗

诗 歌

[德文版编者按]诺瓦利斯的诗歌作品篇幅不大,所以不难加以总体的把握,在他生前也只是一小部分发表出来,下面选录的侧重于基督宗教的题材。

《认识你自己》和那首两行体诗《有人成功了……》把这句古希腊的玄奥名言^①与诺瓦利斯——一度是费希特的弟子——对认识的追求联结起来。“人世世代代寻找的东西”虽然被一道面纱遮蔽着,可是这道面纱可以掀开,认识的障碍也可以克服,尤其因为“有个人”、有个精神导师和智慧大师已经找到了自己,因而认识进入神话的“去路和钥匙”。于是,他产生了一种信念:这个“伟大的密码”——也是《塞斯的弟子们》中的话题——无异于散布在一切现象上的可解读的符号,虽然没有经验的人会觉得这些符号是“谜一般的符号”,并且指望它们有明确的定义,就像他对感性世界的外部所习惯的那样。波默也曾经给他的一部伟大著作取名为《论事物之标记》(*De Signatura Return*)。虽然诺瓦利斯晚些时候才开始认真研读波默的著作,可是在提到“终极之大师”时,并不排除诗人想到了一个像波默这样的“人”。“永恒智慧的宝石”以及“术士”“炼金药”“烧瓶”之类的概念,显然出自炼金术的范围。同时不应该忽略,炼金术的转化过程必须“在他体内”即在“理智的人”内部完成。“特尔斐”(Delphos)——上帝之口言说的神谕之地就在人自身之中;“国王”以及国王与女王的缔合——此为人和精神和灵魂上成熟的结果——应该在

^① 指“认识你自己”这句特尔斐格言。——译注

人自身之中去寻求。外在的配方和“炼金药”也很少使波默感兴趣，尽管他采用了炼金术的方式来表达。诺瓦利斯坚信不疑：没有改变灵魂的自我认识，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我们再来看大约创作于 1798 年的《颂歌》，上面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对世界的认识方能授予自我认识以那种丰富性及普遍性的意识，这些观念都是诺瓦利斯想重新为基督教保留的。读者被要求从认识之极端走向体验之极端。情爱的词汇最适合表现事件的内部的同时也波及肉体的原动力，对此不需要特别解释。就此而言，这首颂歌可以看成是典型例子：一方面，圣餐的奥秘“对尘世的感官是一个谜”；另一方面，“尘世肉身的崇高意义”还有待破解；此外，“血”必须被理解，而且不同于反思理性所习惯的“理解”。这里必须离开抽象逻辑的思想轨道。认识必须完全作为一个体验事件被感化，而当这样的认识—体验者必须在“享受”那拥抱他的爱时在本质深处让自己被感化。但这个可以深入身体内部被经验的主观事实，也有其客观的一面。此为变体论^①(Transsubstantiation)之事件，也就是将尘世的实体——饼和酒——转化为基督的肉和血，因为这首奇特的颂歌涉及“他的肉”和“他的血”，即涉及有基督临在的圣餐仪式；基督的名字始终没有说出来，仿佛这灵与肉的实在根本不再需要提名。同任何神学的概念相比，基督的临在说得更清楚：“……使这份享有/变得更密切更亲近……这爱的享受就这样延续/从永恒到永恒。”转化的范围也被试图标明：“一切终将是肉体/一个肉体……”我们仿佛有一种约翰启示录中的幻景的印象！

《死者之歌》是在 1800 年夏天创作的，原准备插入《奥夫特尔特丁

① 或译“化质说”“使化体”，天主教神学圣事论学说之一，认为在饼酒奉献的圣体圣事中，饼酒因祝圣而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完全变为基督的肉和血，原来的饼和酒则仅留下五官能感觉的外形。——中译本编注

4 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

根》的第二部。正如诗人在留下的笔记中所言,这首诗属于“亡灵群体”的范围。从世间消逝的人全都进入了这个极乐世界。他们离开了创伤和泪水的国度,也脱出了以“沙漏”计算时间的界域。一种末世的境况再次被诗人用魔法召来:“我们在崇高的终点……”从情爱的词汇里借来的所有形象表达,都暗示着天界的秘密,这个秘密同样在《颂歌》里披露出来,好让人们享受圣餐及与基督结合。因为基督就是诺瓦利斯在诗歌中常常极力讴歌的爱人。但是这首死者之歌(标题显然不是出自诺瓦利斯!)也并不仅仅涉及一种纯心灵的即个人的经历:“因为元素之间的斗争/乃是爱的最高生命。”就此而言——从这种高度来看——尘世的显现是一种“疯狂混沌的火光”。虽然“地妖”——即人对尘世之物和消逝之物的贪恋——在死后的存在中已丧失了自身的魅力;逝世者的经历却并非纯粹的安息。“有创伤,而且永远疼”;在诗人惯于言说的奔涌的潮流能够“以一种秘密的方式/注入那生命之海/深深进入上帝那里”之前,创伤必须像尘世生涯的总收成一样在死亡门槛之彼端经过加工和转化。人们肯定不能说,在这首歌里此岸的生命应当被看轻。诺瓦利斯在此以及在《夜颂》里表达的,不过是他从更深远的视野对人类生存的认识。他不过是作为以清醒的意识跨越此门槛的一个人而思考、而创作,这种经历使他得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审视世界。

从作品本身来看,波默对诺瓦利斯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产生了哪种重大影响,在《致蒂克》一诗中显而易见。诺瓦利斯与志同道合的蒂克之间不仅有一种深厚的友谊,而且正是蒂克使诺瓦利斯进一步熟悉了著名的《曙光女神》(Aurora)(《朝霞》“*Die Morgenröte im Aufgang*”)的作者。在此之前,诺瓦利斯只是零零散散地读过这位来自格尔利次(Görlitz)的大师的著作,但现在他可以向朋友蒂克写道(1800年2月23日):

我现在读波默时力求融会贯通,他只能怎样被理解,我就尝

试怎样去理解他。人们完全可以将他看成那强大的春天，具有喷发、驱动、构造和融合的力量，这些力量从内心孕育出世界——一团充满神秘欲望和神奇生命的纯粹混沌——一个不断自我分化的真实宇宙。我很高兴通过你而认识了他。

至迟从 1800 年春天起，波默的《朝霞》开始把温馨的、唤醒的光芒辐散到诺瓦利斯的生命和创作上，就像它也照耀着许多志同道合的人士一样（例如巴德尔——B. Baader、谢林——Schelling）。就在这个春天，诺瓦利斯写出了《致蒂克》一诗。只有凭借对波默的幻想的认识，才能破译并评论这些诗句：

一个“极其忧郁而忠贞的”孩子被驱逐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这是精神追求者的命运。譬如在早期基督教灵知主义者（Gnostiker）的文章和歌曲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类想法。陌生感和孤独感总之是追求认识的必经阶段。这首诗中的孩子始终专注于“远古”的宝藏即精神传统。“经过许多艰苦的跋涉”，经过寻找和等待，他终于找到了“一本金闪闪的古书，书上的话他从未听闻”。“一种内心的感觉”在他身上产生，凭这种感觉他能够像在一块水晶里一样窥见新世界。“一位老人身穿一套朴素的服装”走近孩子的身旁。读者起初可能会把这位身穿朴素服装的老人当成波默——来自格尔利次的质朴的鞋匠。他也许是这本神秘的书的作者。可是随后可以看出，这里所指的绝非某个在尘世显现的化身，也绝非某部远古的文献。对诗人而言，这其实涉及“这古书的崇高的灵”，这灵带来灵感，透露它那座灵感接触之宝藏，并给予孩子以震撼心灵的启示：“你将继承我的遗产，上帝的奥秘将向你公开！”——在一切造物中感知上帝的奥秘，这可以看成是波默曾经获得的特殊才能，因为他曾坦言自己能够窥入事物的“心中”。例如翻开波默的《朝霞》第三章，里面的文字会将读者引向上帝在自然中的创造：